

前几天从外地返回蓬莱,汽车行驶于正在扩建的荣乌高速烟台至蓬莱段,沿路是一派繁忙的施工景象。

路两侧的大型施工机械轰鸣着,以势不可挡的力量行进,新鲜的岩石和泥土裸露在阳光下,闪烁着湿润的质感和光泽。头顶上,在建的立交道路凌空飞架,已显示出庞然轮廓,车辆穿行其下,小如玩具。扩建完成后,这条繁忙的高速路将由双向四车道扩为八车道,浩浩车流必将更加驰骋通畅。

不远处,与高速公路相邻的“平行线”是高速铁路,彰显着空气动力学美感的流线型“复兴号”瞬间驶来,又像一颗子弹瞬间飞过。人们感叹着:中国速度,真是一个快呀!

看着车外的景象,我突然想起了古城蓬莱那条落满千年风霜的古老驿道。今天,在时代的征程上,它已老迈不堪,但它辉煌灿烂过,每一寸都写满了故事。它见证并成就了蓬莱这座古“登州府”的兴盛,那曾经是胶东半岛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军事中心。我应该尽快去拜访它,趁它在人间还有痕迹,或许会捡拾一枚岁月足印,听到一声时空长叹。

“古道西风瘦马,夕阳西下,断肠人在天涯”——在我心中,这是关于古驿道的绝唱。在这样的意境中寻幽古驿道,不啻在时光荏苒中徜徉历史长河。

(一)

苍凉孤寂的古驿道从蓬莱古城的西部出城,向西蜿蜒伸展。

建于北宋年间的古驿道,作为古城的血脉,维系着古城日升日落中的四季运转。根据蓬莱古城地方史专家的考证,从蓬莱古城的南城门位置出发,沿古驿道的线路依次经过窑坊、三里桥、司家庄、西沟、秦家沟、李庄,这些过去的城郊山野村落,如今都变成了城区街道,已难寻古驿道的踪影。

古驿道在蓬莱境内每十里设一个“墩”,共三个——“十里墩”“二十里墩”“三十里墩”。“墩”即“烟墩”“烽火台”,是古时交通要道传递紧急信息的必备设施。“墩”选址于地势高处,白日烽烟、夜晚烟火,一程接一程,快速传达着战争、祸患、灾害等信息。接到烽火警报后,各个地方闻令而动,紧急集结,快速反应。烟墩呈方形塔状,外表石块垒砌,内部夯实泥土,边长八米,高三米五左右,每日有军士守候,备足柴草,随时待命。

我来到李庄村,寻觅这“十里墩”的遗迹。从东北头穿过这个安静的小村落,在西南头出村,已不见路。抬头一看,几道高耸的丘陵绵延横亘在眼前,一条山间小径模糊不清地在杂草丛中向山上逶迤而去。

街头三五老人倚墙而坐,悠闲舒适地晒着太阳。我问老人家:“传说中附近有古驿道的‘十里墩’,在哪里呀?”老人一手遮着明晃晃的太阳,一手指向东南方向的高处山岭,告诉我:“那座山叫赤山,烟墩就在山岭最高的位置,可惜现在看不到啦。”我沿着他指的方向张望,那是一处企业的大门,“烟墩”的遗迹大概在企业建设之前就已经消失了。

鹭翔村的烟火传奇

□樊军



在栖霞南乡的杨础,有一句谚语在百姓口中悠悠相传:“南有鹭,北有林,中间夹个聚宝盆。”这“鹭”是指鹭翔村,“林”是指南林家村,而被夹在中间的聚宝盆,便是杨家圈村。它们依偎在方山东侧的清水河(栖霞中段今称“杨础河”)沿岸,地势平缓,土壤肥沃且水利条件优越,宛如被大自然精心呵护的宝藏。这里盛产果木杂粮,在计划经济时代是集体经济发展的红旗村,承载着一代人富足的记忆。

如今,漫步在整修后的杨础河旁,河道秩序井然,偶有白鹭轻盈地起落,为这片五彩大地注入了灵动的活力。深入探寻,便会发现三个村庄如同夜空中闪烁的星辰,自然与人文在这里交织出各具千秋的魅力画卷。

杨家圈村,因4500年前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的杨家圈遗址而声名远扬。它是史前华夏水稻栽培的最北界限,默默地诉说着远古农耕文明的辉煌;南林家村,一河之隔的通用机场悄然启航,村党支部领办的数百亩秋月梨园气势如虹,满是丰收的希望;鹭翔村,村南万余年历史的古遗址承载着新石器时代闪烁的文明基因,作为三村之中人口最多的村落,它那充满传奇色彩的村名变迁,至今仍被人们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,津津乐道。

鹭翔村的故事,要从明初洪武年间蒋氏打铁说起。相传,蒋姓铁匠蒋雄师徒二人背井离乡,沿着清水河南下讨生活。行至杨础乡古崖顶前一公里处,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怦然心动:河东岸水草丰美,地形平坦舒缓,可开垦出百亩沃野良田。他们深知,这里便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安身立命之所,于是停下了漂泊的脚步,在此开启打铁生涯,成为了村里最早的住户。

铁匠在靠近东道的平阔地精心营造了一处铁匠场院。场院设有正房和南屋共三大间,宽敞明亮。中堂用于住宿,两侧厢房用来放置各类工具和展示成

品;西屋两间,一间作为厨房,烟火升腾,烹饪着生活的酸甜苦辣,另一间则堆满杂物和回收的生铁原料;东南角是简易的“鸡架门楼”,苫草覆顶,虽不华丽,却充满质朴的生活气息。院中央,一座炉子稳稳支起,打铁用具一应俱全。东面的榆柳前、北面的古宅崖等周边村百姓闻讯而来,定制锄、镰、锨、镢、叉、铲、镐、锤、耙、鋤子、斧头、菜刀……足足几十样农村不可或缺的器具,在这里的一锤一鑿的敲打中产生,带着铁匠师傅的温度和匠心,走进千家万户。

院子里的打铁木墩最有年代感,是个三叉腿的老国槐枝干,齐膝高,粗壮而坚实,见证了无数次铁与火的交融。上有锻打铁器的铁砧子,厚厚的铁身足有一捺厚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铁锤的敲击让四条厚重的铁腿嵌入木墩面,槐木支腿在地上形成了深深的窝坑,那是在烟火气息中留下的岁月印记。

打铁是一门技术活,也是一门艺术。就拿打菜刀来说,过程复杂而精细。蒋雄将选好的铁块放入炉火中,熊熊烈火舔舐着铁块,直到它通体透红,好似一块夺目的红宝石,映出师徒坚毅黝黑的脸庞。只见他迅速用长钳将铁块夹出,放在铁砧上,此时,手中的响锤便开始舞动。响锤扁平状,木柄光滑,每次轻轻敲打,就像在演奏一首乡村交响曲,并引导着徒弟规律锻敲。随着一次次次的锤击,铁块逐渐变成了理想的刀形,边缘光滑,尺寸精确。“啧啧,蹦蹦”,那富有韵律的声音,在清晨的空气中回响,在清水河上激荡,传出很远很远。

当铁块被锻打到一定程度,蒋师傅便开始专注于菜刀柄的铁库。菜刀柄的铁库锻造极具技术难度,它不仅要与刀身完美契合,还要便于安装圆柱型木柄,一头略尖,刀柄铁销穿出,再倒扣回嵌,固定住整个木柄,既坚固又方便使用者握持。打制铁库的过程中,师傅的每一次敲击都需精准有力,时而轻敲塑形,时

而重锤夯实,徒弟默契配合,师傅指到哪里,他就敲到哪里。等到铁库塑型完成,师傅会在火候最佳时把它镶在刀柄上,最后放入冷水中淬火。瞬间,一阵水汽升腾,发出“滋滋”的声响,一把锋利菜刀的雏形便形成了。

由于师徒二人手艺精湛,价格公道、童叟无欺,他们的名声在清水河沿岸的十里八乡越来越响亮。经媒人牵线,蒋雄在此娶妻生子,扎下根来,家族也逐渐壮大,形成了聚落,乡亲们亲切地称这里为“蒋家炉上村”。每到春耕、秋收前,铁匠铺就格外忙碌。大清早,打铁号子声、撞击声便打破了村庄的宁静。孩子们听到这声音,总是三五成群地尾随大人跑去,在铁匠铺外围观,手舞足蹈,欢呼雀跃,眼眸中瞬间绽放出好奇与兴奋的光芒。

明永乐二年,徐姓人从青州府迁到村里,买下蒋姓的田产,在此繁衍生息,逐渐成为栖霞境内典型的徐姓村庄,村里还有郝、王等姓氏。随着蒋姓的外迁,徐氏族人觉得原村名“蒋家炉上村”太长,便去掉“蒋家”二字,易名为炉上村。

时光荏苒,到了清末,徐氏十三世徐现田续修族谱时,与村里主事的老人商议,觉得“炉上村”的名字不够文雅。他们望向村西的清水河,那里风景如画,时常可见白鹭在水面上翱翔、嬉戏、翩翩起舞。于是,一个充满诗意的新名字诞生了——“鹭翔村”。这个名字既与原“炉上村”谐音,又文雅而富有意境,让人不禁联想到《滕王阁序》中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绝美画面,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。

曾几何时,铁匠铺里炉火熊熊,锻打之声此起彼伏,在清水河畔交织成一曲奋进的乐章。如今的鹭翔村,炉火虽已沉寂,岁月的痕迹却依然可见。那些古老的故事和民俗,依旧镌刻在村民的心中,成为了鹭翔村永不褪色的记忆。

寻幽古驿道

□戴发利

从某种意义上说,如果“烟墩”的消失意味着天下太平,那也是“烟墩”所乐见的。

(二)

离开“十里墩”,我又向上魏家的“二十里墩”而去,依然未果。

路上有开着三轮车驶过的村民,见我东张西望,便放慢速度,眼神友善地询问我是不是有什么需要。当听到我的来意后,几个村民特意把车停在路边,给我指着路,说他们脚下现在跑车、走人的公路,就是原来古驿道的线路,经过历朝历代不断修整,形成了现在的公路。

听他们这么一说,我觉得还算欣慰,古驿道是以另一种形式实现了重生。

村民怕我找不到“二十里墩”会失望,纷纷用手指向北村那处高地说明具体位置,然后又向西指着南北走向和西南走向的拐弯处,告诉我那里过去还有“茶棚”。

“茶棚”并非简单用木棍支着、草席盖着,而是正式的砖石木结构的房屋,有茶馆也有饭馆、店铺、宿舍,行人可以饮茶、吃饭、住宿,也可以为骡马等牲口补充草料、饮水。

村民们说,村里年龄大的老人还记得“茶棚”的模样呢,可惜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平整土地时都拆掉造田了,但是“茶棚”的名字还有!

村民们又抬手往前指,告诉我,过了“茶棚”位置,继续往前走是一段驿道,叫做“天桥”。天桥南侧是上魏家村和北罗家村,北侧是上口大李家村和上口高家村,两侧深沟纵横。

站在“天桥”上,我似乎听到了古人用锤和钎开凿岩石的声响,叮叮当当,偶尔蹦出四射的火星,从久远的年代飘来,又飘向远处的沟沟岭岭。历史时空被压缩,先人复活,我站在那些工匠身边,与他们同处一片天空下……

(三)

一段废弃的古驿道、一座残桥,出现在我面前。它们静卧在山坡下杂草丛中,一排排高挺直的槐树守候着残路、残桥。它们已经失去了现实作用,像是被历史遗留在这荒凉中,仔细搜寻才能看到它们微弱的身影。

古驿道已看不出当年平坦开阔的面貌,像是杂草丛中被

南海北包括国外的客户,都慕名到村里谈生意。但他也承认,这些年,村庄发展落伍了,年轻人大部分外出,原来村里有四五百户人家,现在连一半都不到,而且老人居多。

说起古驿道,王大叔的眼神里又透露出自豪和自信。他说,现在村里正在沿古驿道两侧把闲置民房改为民宿,还要建一个历史文化展览馆,再现草店历史文化和改革开放的辉煌。

沿着王大叔指的方向,我在村庄里的古驿道上边走边逛。脚踩的虽然是水泥路面,但我能感受到水泥封盖下的那些青石板路的气息。我想,或许它们将来会重见天日。

(五)

沿古驿道继续前行就是三十里店村,也是“三十里墩”的位置,再经西正楼下村、大姜家村、河润村出蓬莱境,过黄县(今龙口)的诸由观、黄县城,走莱州、青州,便到达济南府。

我没有再往三十里店方向去,留作下次吧。本乡本土的我,对三十里店也很熟悉,去过多次。三十里店村距蓬莱黄县古城均30里,当年商舖林立,东西南北往来的人群络绎不绝。村头的“三十里墩”,在抗日战争期间还发挥过重要的军事作用——一旦发现入侵的日伪军,便迅速在烟墩上方点起烟火报警。

返回途中,我拐进了古驿道旁另一个小山村——上口高家。小村庄很安静,街上几乎没人。村中心的河边开阔地带,有一座大概建于三四十年前的二层小楼,内设小卖部,屋内还是计划经济年代供销社代销点的陈设。店主60岁出头,白白净净,身上看不到终年田野劳作的痕迹。他说,现在小卖部卖的东西就是临时给村民应急,大家平时都是在网上购物,他也不靠这个赚钱,就是习惯了这样每天开着门维持着。他自己也网上买生活用品,还向我透露了一个购物“秘笈”：“你看,这瓶酒在饭店卖15块钱,我在小程序上买,才3块多!”我有点惊讶,“小程序”一词他竟这么熟练地脱口而出。

在乡村间上坡下坡,左转弯,很快就来到了公路上。村里鸡犬相闻、炊烟袅袅的宁静瞬间消失了。公路上汽车疾驶,一辆接着一辆,汇在滚滚车流中,我竟然一下子没有适应过来。我的思绪里还萦绕着古驿道,还在久远的历史年代里神游。

古驿道,承载着中华文明不绝的流动,也承载着中华文明从远古走向今天。

以今天的现代化交通和信息化水平来看待驿道驿站,其缓慢得无法想象,但是中华文明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,走得沉稳、坚定、不辞劳苦。道阻且长,行则将至,行而不辍,未来可期;山再高水再长,也长不过我们不停的步伐、不息的坚持和执着。

此时,我想听一曲音乐抚平心情,车里播放的竟是李叔同的《送别》:“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,夕阳山外山……天之涯,地之角,知交半零落。人生难得是欢聚,唯有别离多……”

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叶,烟台兴起一股西装热。

改革开放前,国人的服装基本以中山装为主。我长那么大不仅没见过西装,甚至连名字也没听说过。记得第一次见到西装,还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。那时烟台还不大,每到周末或节假日,在文化广场、毓璜顶公园等一些休闲场所,总能看到一个扎着一条皱巴巴的红色领带、整套西服像木桶般箍在身上的老头儿。这身打扮,在“远看一大堆,近看蓝绿灰”的当时,显得格外扎眼。老人年逾八旬,彬彬有礼,颇有学问,还十分健谈。据称他会测生辰八字,身边总围着不少年轻妇女,她们在啧啧评论他西服的同时,还要求他为她们算一卦。记得妻子当时讨得的话是:“你(指妻子)会过日子,能存得住钱。只可惜你对象不太听你的话,否则你家的日子会更好。”这句话日后成了妻子手中的利器,我们俩一旦在生活中发生矛盾,她总会用这句话来降我。

在人们的印象中,烟台仿佛一夜之间兴起了西装热,这实际是人的习惯性思维在分析与判断上出现的偏差。烟台是小城市,在时尚的接受度与包容度上,明显滞后于大城市。烟台真正的西装热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,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上世纪90年代初达到顶峰。那时不光机关事业单位,就连企业职工都一律穿西装上班。以我单位为例,公司上万人,虽然没有人在着装上刻意要求,但每个人上班或外出办事时,都穿得西装革履,好像这样才算正规,才像办事的样子。

记得我是在1987年做了第一套西装。那时工资很低,我们很少去百货商场买成衣,我每年一套中山装,都是买布到裁缝铺做的。我的第一套浅灰色西装,上衣为单排扣、平驳领,衣服后襟不开衩,衣服下摆为方角,这也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款式。这套西装我穿了三年,上班、劳动甚至参加婚礼都穿它,可以说为我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我的第二套西装是黑色的,上衣为双排扣、钱驳领,后中为单开衩。这套西装是请我的一个邻居做的,她没有正式工作,依靠缝纫手艺养家糊口,在我们那一带小有名气。由于长年累月地低头干活,她40多岁便出现了严重的驼背。她的衣服做得很仔细,我穿上后自我感觉良好,只可惜在一次骑自行车送孩子上学的路上,摔了一跤,好端端的衣服破了好几个洞,让我心疼不已。

我的第三套西装是买的。1992年我去深圳出差,在深圳国贸大厦闲逛时,看中了一套商标为“九牧王”的蓝色西装。这件西装的下摆为圆角,后襟双开衩,还带了一件与衣服颜色相同的马甲。尽管价格不菲,我还是咬牙买下了。我原来扎的领带都是在烟台的夜市上买的,为了这套西装,我决定买条金利来领带。但这个牌子的领带特别贵,一条要三百元。我利用在深圳的机会,请去香港办事的朋友为我捎来一条。由于是免税商品,只花了不到50港币。这条金利来领带为绛紫色的真丝面料,手感好,色泽温润,外观亦十分挺括,用久了也不会变形。在参加婚礼与宴会等一些正式场合,我一般扎这条领带,至今它仍被我珍藏在衣柜里。

至于那时的职业女性,也照样穿西装、扎领带。不过,她们的西装大部分是工装,即人们所说的职业西装,这种情况在一些为民服务的窗口单位格外明显。而夏天的女式西装一般为套裙,由于是裁缝现场为她们量体裁剪,因而都做得紧身体,展现出女性凹凸有致的曲线美,看起来十分养眼。直至今天,这些西装仍是银行、电信、房产中介、酒店等单位服务人员的不二服饰。那年妻子所在的单位统一为女职工做职业套裙,而她正忙于办理厂内调动,结果衣服被弄到了二上(烟台土话,两不管)。妻子跟厂子打了很长时间“官司”才得以解决。

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,潮流仿佛一夜间来了个大转变,街面上开始流行休闲服装。休闲装最大的特点是多样性及简洁性。而其着重强调舒适性和随意性,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与追捧。应该说,休闲装是追求自由与个性的设计师在服饰方面的倾情之作,亦是对抗快节奏生活束缚的清晰表达。

我最后一次买西装,是2001年在烟台举行的一次服装展销会上。那件平驳领单开衩西装上衣的布料、工艺都十分考究,由于没有配套的裤子,商家减价处理。进入本世纪初,日渐式微的西装不再一统独秀,服饰呈现群芳争艳、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态势。服饰如此这般变幻莫测的演变,也从侧面佐证:很多事情,时间会帮助我们作出最好的决定。

现在,穿件T恤即可出门,我反而怀念穿西装的年代:妻子站立面前,细心为我系领带,空气中弥漫着我们年轻的气息。

当年那股西装热

□潘云强